

後知不足齋叢書

共
32
冊



兩漢五經

博學強

中 知
申 知
高 知
得 知
知 知
知 知

門人張月霄好古勤述所輯續經解金文最外有雜著十餘種如兩漢五經博士攷詳討秦火後尊經立學之繇始尤有功經學身沒後遺書湮晦去冬偶舉是書詢其孤英如英如泣然曰五經博士攷先人早經繕寫繼以事故未雕耳余屬其勉竟先志會月霄從兄吟樵聞之慨然力任剗削并商諸小阮煦涵共襄厥費遂克付梓英如請余識其德以示毋忘余旣幸是書之得流布藝林又重嘉吟樵煦涵兩君之篤本支而敦古誼也遂敘其緣起如此

道光乙未春正月上元日拙經叟黃廷鑑書

張君月霄博學嗜古於書無所不窺而又能精思貫弗不爲前人
所域一字之疑必旁引曲證以求歸於是所著兩漢五經博士
考三卷首卷載置立博士之始博士所領之事前後辟舉之
法增益之數以及歷代詔疏總其綱也次卷載說經諸家立學
之始著其傳也末卷載建元以前博士次之以五經博士終之
以諸侯博士詳其人也其采摭也辯其考證也摭其多聞而闕
疑也慎陳子準謂其足補朱氏立學一門之闕非虛語也嘗謂
自孝武置五經博士昌明經學朝廷大議羣臣得援經義以折
衷是非如雋不疑引輒拒蒯瞶以斷衛太子之獄蕭望之引士
句不伐喪以沮匈奴之伐若此類者散見各傳是其時猶以經
義見諸實用非徒以虛文密尚儒術也光武中興分博士十四
員各習一經時功臣宿將如鄧馮朱賈輩咸能通習經義一時

朝野嚮學鬱爲風俗所誦者先王所傳者聖法暨乎晚季猶復
人識綱常族敦名節此又經術之著於實效者也後世法律繁
興而經義遂爲虛設學者以經術自娛於政事風教無與也夫
窮經以致用致用莫大乎教人取士是編匪直援引該洽實兩
漢教人取士之法在焉今

天子右文典學海內握鉛懷槧家自爲說者駸駸乎有兩漢之
風則將求所以振經學而淑人才其必於是乎有取已

道光六年歲在丙戌三月孫原湘拜序

六經之不亡也賴有漢儒也守之如城郭傳之如球圖確然奉一師之說不敢尺寸出入豈其人盡愚陋無開通之識哉一時君相爲之立學官置博士必集老師宿儒辨難折衷謹而後定豈遂無兼收廣採日新月盛之望哉其爲博士者稽同異辨然否國有疑事掌承問對馳傳巡省郡國錄冤獄行風俗舉廉孝豈朝廷衆臣舉不若抱殘守缺槁項黃馘之徒哉其務之也專故其植之也固其別之也嚴故其持之也定其求之也以實故其應之也不以文假令漢初之儒各以意說好異喜新以浮辭相尙則六經之文改竄盡矣經生之業敗裂盡矣豈復有咫聞寸義得存於今者哉今夫士鼓之爲雲門也椎輪之爲大輅也聖人爲之也席地之爲几案也鼎俎之爲盤盂也聖人復起亦無以易焉者也是卽人心之僥利習尙之刊巧轉移乎氣運而

不能自反者也而遂謂古聖之制作不逮後人可乎不可也學
非四教人非十哲動輒詆漢儒以爲概未聞道其亦弗思爾矣
且夫漢學之可考見於今者公羊氏而止矣毛公之詩節目不
備其餘衆家或掇拾於煨燼之中章駁句脫大義了不可知今
之所謂漢學者獨奉一康成氏焉耳而不知康成氏者漢學之
大賊也西漢經師大抵各爲一說不能相通就其不相通而各
適於道也此正聖人微言大義殊途同歸之所存也康成兼治
衆家而必求通之於是望文穿鑿惟憑私臆以爲兩全徒成兩
敗此正徐防所謂輕侮道術者也孟喜改師法文帝擯之趙賓
巧慧諸儒不仞使康成生西京之世其誰能容之惜哉漢學亡
而所存者獨一不守家法之康成也月霄張君述兩漢諸經立
學之始末博士設官置員之沿革及其人姓名之著見於載籍

者彙而錄之爲兩漢五經博士考非以示搜采之富而已當時
致嚴致慎之意寢衰寢微之故蓋畧具於是焉嗟乎昔之時一
人不能獨盡一經今之時以一人治六經而有餘昔之時立一
家之學至各相讎難不能相容今之時說經之書畧有可采列
之四庫黃金白鏹冶爲一鑪惟所取之窮簷委巷絃歌相聞莫
不誦法孔子一命之士迄於卿相無不以通經起家者其視漢
初鬱滯堙絕求一方正博學之士若不可得者其於經術果何
如哉此予三復月霄之書而不禁喟然興歎者也道光六年秋
七月武進李兆洛序

覆陳君子準論五經博士書

辱承誨墨開益良多感佩感佩中有與拙見互異處不敢強爲苟同謹就一得之愚質諸左右其言之質直恃惠子之知我也

後漢書翟酺傳孝文帝始置五經博士前據家藏北宋重刊景

祐本改作一經南宋嘉定戊辰蔡琪刊本亦作一經引浚儀之說以證之王伯厚曰孝文

時五經列于學官者惟詩而已今讀手書并尋繹注意自合以五經爲是惟是

孝文置五經博士別無明文可證章懷注云不知何據蓋亦闕

疑之意竊意文帝時止名博士本無五經之稱翟酺云云蓋從

後追稱耳不必曲爲之說也又案劉歆移書太常博士曰至孝

文皇帝天下衆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于學官爲置

博士若然則孝文時止有傳記博士無五經博士也明甚呂氏

之說玉海一百二十三引呂祖謙曰孝文尙置傳記博士安有獨遺五經之理毋乃似是而非歟又

曰至孝武皇帝頗有詩禮春秋先師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爲雅或爲頌相合而成夫孝武時尙一人不能獨盡其經而謂孝文時已立學官是又必不然矣此則紬繹君說而悟及之者也浚儀謂齊魯韓詩立于文景蓋以申公韓嬰爲文帝博士轅固爲景帝博士故爲此說君以爲別無明文可證良是君又謂三家詩武帝時立其說固確然亦無明證要之三家詩慶氏禮立于何時俱無可攷闕之可也又案劉歆移書太常博士曰往者博士書有歐陽春秋公羊易則施孟然孝宣皇帝猶復廣立穀梁春秋梁丘易大小夏侯尙書若然則施孟兩家似非宣帝所立然施讎孟喜俱事孝宣又斷非武帝所立意者施孟卽楊氏施孟立而楊氏廢故西漢諸儒自太史公外無習楊氏易者從武帝時言之則曰楊氏從宣帝以後言之則曰施孟子駿易則

施孟云云蓋亦從後追稱耳若施孟立于何年則班氏已不能確指矣

兩漢博士冠以某經與否雖無明文然自李封外如公羊博士

嚴彭祖

漢書儒林傳

魯恭拜魯詩博士

後漢書魯恭傳

歐陽尚書博士闕

東觀

漢紀

顏氏博士闕

後漢書儒林傳

中興有大小戴博士

同上

不皆足爲博士

冠以某經之證歟見於史者章章若此謂之未見竊疑過矣

前以建元以前博士置篇首建元以後則標某經博士之目今

思某經之稱自前所稱外書闕有間卽或師承可考而強爲附

麗終嫌臆斷竊擬重爲更定首之以博士僕射博士祭酒領綱

紀也次之以建元以前博士溯舊制也又次之以五經博士以

所習之經爲次不標某經博士之目存疑也終之以諸侯博士

不敢與王官並列也如此庶不沒官制之實亦不失闕疑之意

王經博士著書
俟繕寫畢續當就正

中平中徵荀爽等十四人十四博士斷無一時並闕之理蓋漢官儀所謂待詔博士耳博士十四員適徵十四人則各習一經各當一闕可知又可爲博士有某經之證

蘇竟以明易爲博士講書祭酒蓋王莽之六經祭酒耳讀章懷注自見非博士祭酒也平帝世有博士僕射無博士祭酒也

鮭陽鴻今本元和姓纂作少府案廣韻十二齊鮭字下注云漢有博士鮭陽鴻似辨證所引爲是

兩漢之制立于學官者置博士未立學官者西漢曰議郎亦曰待詔儒林傳所謂穀梁議郎尹更始待詔劉向周慶丁姓是也東漢曰講郎儒林傳所謂擢高第爲講郎是也若未立學官而置博士史無可據未敢以爲是也

徵江公孫爲博士蓋以他經博士兼授穀梁耳非真爲穀梁博士也且穀梁立學江博士已死史有明文前列江公孫于穀梁博士中誤辱蒙指示幸甚

古文尙書慶氏禮東漢未立學官而周防楊倫以明習古文徵補博士曹充等三人以習慶氏禮爲博士蓋以他經博士兼授古文尙書慶氏禮耳又案經典釋文曰後漢三禮皆立博士三禮者大小戴及慶氏也若然則慶氏禮者豈亦嘗立于學官如左氏之旋立旋廢而史失載耶敢以質博學者

有明著述除地志家乘本不足據外如萬姓通譜採摭廣博謬誤附會均所不免所載良燮比人交鮭湛雲諸人未審究係何本不敢據以採入所惜者未得名賢氏族言行類彙一讀耳

學問一道不廢詰難古人意見不合往往反覆辨論非逞辭也

五經博士書
求歸于是而已惟君直諒多聞幸不置金吾于不屑教誨之列
故敢直陳拙見尙希一一教正則拜賜無旣矣

附錄原書

尋繹尊著淹雅貫串足補竹垞立學一門之闕不採明以後書
尤爲卓識敬服雨窗檢兩漢書就鄙見所及略疏一二于後諒
通懷不以爲忤也

後漢書翟酺傳孝文帝始置五經博士尊著據王伯厚說改作
一經揆檢家藏臨何氏義門校宋本亦作五玩章懷注似五字
較長惠氏補注引義門說似亦以五字爲是舊本作一經蓋傳
寫之誤伯厚從而爲之說未敢以爲是也

漢書儒林傳贊武帝立五經博士書唯有歐陽禮后易楊春秋
公羊而已尊著引王伯厚曰立五經而獨舉其四蓋詩已立於

文帝今并詩爲五耳揆案立五經而舉其四者此四經至孝宣時皆有增置耳唯有云者言僅有一家若詩則齊魯韓三家武帝已並立學孝宣時亦無增置故不舉非謂文帝已立也

尊著據王伯厚說謂魯詩韓詩文帝時立齊詩景帝時立別無明文可證

尊著據王伯厚說謂建元以前止名博士建元以後始有某經博士之名揆案建元以後博士之見於史者至多從未見有某經博士之稱竊意兩漢之官但名博士耳其所掌教則以各家別之以李封爲左氏博士此便文耳若敘封之官銜不過云拜博士又案博士雖有定員其人數似亦不拘如中平五年徵荀爽等十四人未必十四博士一時頓缺而此十四人者又適習此經各當此缺也不過汲引名士以文學之秩待之耳又可知